



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性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2022年马上进入尾声,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度过了充满不确定性、挑战不断的一年。年初的朋友圈,我留下这样一句话:“新的一年,对前途充满信心,但又敢于放下期待,坦然直面现实。”从三年前的一个校长“小白”,走到今天,我悟出了点什么?是时候反思一下这一年的收获了。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于海龙

编者按

2022年走到了尾声,这一年,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在基础教育领域,新课标落地,“双减”深入推进,教育综合改革不断深化,基础教育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脚步不停。作为答卷人,这一年,中小学校长们给出了怎样的回答?这一路有什么成长心得?又有哪些印象深刻的暖心事?我们特别邀请5位校长分享一年的感悟,共赴2023年的新征程。

不忘来时路

共赴新征程



致敬,我的同行者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江苏省东台市大丰镇小学 朱志军



创造,萌芽于学科实践过程中

于伟

自从到附小工作后,到课堂听课成为了我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至今已累计听课超过1200节。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节科学课。当时我刚上楼梯口,就看到了老师和孩子们围着一张超大的神经网络系统图,上面贴满了神经元。孩子们向我介绍,他们正在用一个个神经元去搭建一个完整的神经回路。他们手中的神经元,是上一节课科学老师带领他们用超轻黏土控制的。孩子们告诉我:“我们的研究任务,是搞清楚神经网络和神经病有什么区别”。

在我印象中,这节课只有一课时,教科书只有两页内容,而且比较抽象。以往,老师们愿意通过电脑呈现图片、视频给孩子们,同时讲神经网络是由什么组成的,信号是如何传递的。科学老师的这种上课方式引起了极大的兴趣,我放下手头工作,想去看看老师们究竟要怎么做。

孩子们用控制的神经元合作搭建了一个完整的神经回路。之后,每个孩子代表一个神经元,十几个孩子连在一起趴在超大图上,模拟脚趾被仙人掌的刺扎到之后,信号怎么慢慢传递至脑神经中枢,脑又如何回传信号让脚趾做出正确反应。孩子们在扮演过程中,体会到了神经元的工作机制。接下来的两节语文课上,语文老师带着孩子们完成说明文写作任务。尝试用规范的语言介绍什么是神经网络、神经病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两节语文课之后,科学老师和语文老师合作,带着孩子们,基于神经元的知识,尝试创作一段科幻故事。

仅仅一课时的五年级的科学课,被几位老师合作出了新花样。孩子们眼中所流露出来的兴奋劲儿和热情投入的程度,让我想起了“激情”这个词。创造本身,首先是一种激情。没有激情,就没有创造。在小学阶段,保护孩子创造的激情,可能比培养创造的激情更重要。作为一名教师,不熄灭这种创造的激情,就是给孩子带来福音,给未来培养创造型人才带来福音。也许老师们会问:“怎么会?我怎么会让孩子们创造?”但老师们,你想过吗?有可能你的满堂灌就是在浇灭孩子创造的渴望。课堂上大部分时间让孩子们做卷子、刷习题,就是在浇灭创造的机会。孩子问你为什么,你随口告诉他要想拿高分就要这么做,没有为什么,就是在浇灭创造的激情……

这节课的可爱之处,我想,过程虽然笨拙,但很好地保护了孩子们探究创造的激情。孩子,毕竟还是孩子。他们有活泼好动、好探究的天性。老师给他们搭建各种各样的情境,把抽象的东西变得更加具体、容易理解,给他们提供摸一摸、做一做、演一演的机会,提供学习的过程而不是结果,就给了他们无限探索和创造的可能。所以,在今年义务教育新课程改革中,才那么强调学科实践、任务驱动、跨学科学习等等,这些都为创造留出了空间,更好地指向学习过程的丰富性,而不是直奔结果。

东北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史宁中认为,一个人是否具有智慧往往并不表现于行为的结果,而是表现于行为的过程。创造也是如此,东北师范大学的理念是“创造的教育”,创造是在过程之中,而不是在结果之中。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的“率性教育”,同样强调“有过程的归纳”教学,强调学生的情境、具象、操作、体验等学习过程的重要性。这些必要的过程,对保护好学生创造的激情留出了空间。



离开是为了变得更好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刘伟

回想这一年多来,从山西大学附中到厦门担任华师希平双语学校总校长,变化的不仅是离开了熟悉的故乡,孤身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更是面对新学校、新生活的重新思考、重新定位。

离开熟悉的地方,生活变得安静下来。没事的时候,面对窗外的万家灯火,我常陷入孤独的思考,惊觉自己的离开,在内心其实就是对过往嘈杂环境的躲避。生活的嘈杂伴随着的就是思维的嘈杂,人静下来思考,很难深入到本质中去。

在厦门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开始重新梳理自己对学校和教育的理解。我把自己的思考一场一场地向家长宣讲,也和团队一点点讨论新学校的办学模样。好学校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我想,首先是学生们对这所学校的体验感如何。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的餐饮应该怎么安排,学校的课程怎么设置,学生在校期间如何安排,学校的校园文化如何布置,甚至每个公共空间的称呼,我都一点一滴地和团队研究、讨论。

今年9月,华师希平双语学校的第一批新生走进了学校。1300余名学生,这是首年的招生量。对于一所民办学校而言,这个数字是厦门当地家长对我和团队办学理念的认可。时间一天天过去,办学的效果也在一点点地呈现。家长对学校的期望越高,“挑剔”和“审视”也就越大,1300多个家庭都在看着我们招生时候所讲的办学理念能否落地。

开学声音是嘈杂的,各种个性化的需求给我们很大的压力,有的校园长一边落泪一边工作。家长们慢慢看到了学校的变化。幼儿园的孩子开始不愿意回家,越来越喜欢我们的幼儿园,真正实现了园长提出来的把幼儿园办成“孩子们成长的乐园”。小学家长是提意见最多的,小学校长也是掉眼泪最多的,但她总是抹掉眼泪,继续工作。她一边承担繁重的行政管理工作,一边站在课堂上展示一位数学特级教师的课堂风采。有些开始提意见的家长说:“我现在被樊校长折服了。”家长们开始参与到学校的各种活动中来,欢声笑语飘荡在校园的上空。而中学的家长开始分化,有的家长希望学校要尽可能地抓学习,有的家长希望孩子们有更多的活动时间。我们的中学校长耐心地解答家长们提出的各种问题,用细心、耐心和专业慢慢地统一家长们的思想。三个月的时间,为学生们开设了近100门选修课,努力提供更丰富、更具有差异性和选择性的教育。

一所新学校的建立,既是我团队教育理想的尝试和突破,其承载的更是数以千计家庭对教育的又一次期望,我们能否在厦门这片土地上交出一份满意的答案,其意义远远超出了个体的追求。于我而言,离开熟悉的地方,到厦门重新参与创办一所学校,既是对过去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期望。

我一直在想,在不断地提出各种教育新概念、新口号的过程中,如何让实践证明我们一直在努力用不同的方式回归教育的本真?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离开熟悉的环境,也是为了变得更好。就像汪国真的那句诗一样: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让农村孩子找到施展才华的舞台

县域高中在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中承担着重要使命,寄托着广大农村学生对接受更好教育的期盼。作为一位在县中摸爬滚打多年的校长,这一年我也一直在思考,县中振兴路在何方?

桃源一中位于较为偏僻的湘西北农业大县,早些年,学校的优质生源流失严重,优秀师资至今每年仍有流失。在激烈的生源和师资争夺战中,我们探索出了一条县域高中发展高质量发展之路,实现了让人民满意,教育同行满意,社会各界满意,各级党委、政府满意。这也证明了,县中是可以振兴的,县中振兴必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我是桃源农村出来的孩子,让我像一样的农村孩子获得良好的教育,找到施展才华的舞台,这样的信念贯穿了我办学治校的全过程。在这里,我有五句话想与县中校长共勉。

第一,科学施教是核心。教育是一门科学,必须遵循科学规律,服务于人的终身成长。针对教学中存在的误区,我在学校力推“生本课堂”,在我看来,课堂要激发学生的生命本能,教学要以学生为主体,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思考、动手、表达、归纳总结。我们还全面实施“情感教育”,提出“小班级、大国家”思想,着重培养学生家国情怀。这些年,学校毕业生中涌现出了一大批知恩图报、反哺社会的典型。

第二,均衡发展是基础。在桃源一中高考成绩一年上一个台阶,而落后的山区初中学校却面临一片塌陷时,桃源开始在全县推行中考招生制度改革,将分数录取改为“指标到校、一校一钱”的择优录取。桃源一中的招录名额被分配到全县各初中学校,盘活了薄弱山区初中学校的发展。对于一所县中来说,“困难群体”的发展同样是一个难点。1994年,我任班主任时,决定从班上学习成绩最后一名学生的抓起,“后进生”“后进生”,让学生成绩有了质的飞跃。担任校长后,我也尤其关心“三困生”(学困生、贫困生、心困生),规定“三困生”享有“四个优先”权——谈话优先、座位优先、辅导优先、作业批改优先,我们创立了“后25%”的评价体系,即以班级后25%的学生考核一个班级的管理水平,让弱势群体群体获得温暖、重塑自信、激发后劲。

第三,人才振兴是关键。桃源一中没有区位优势,也没有经济优势,难以从外面引进优秀教师,还不得不面对大城市对农村优秀师资的“虹吸现象”。在困难面前,我们坚决做到不怕“抽血”,只靠“造血”,通过高平台引入和高标准培养两大战略为学校长远发展蓄力。好学校应有培养好教师的格局,学校能为国家源源不断地培养好老师,其实就是在为建设教育强国服务。

第四,现代化管理是抓手。学校的现代化管理体系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需条件。桃源一中各项行政事务全靠制度办事,不搞关系——招生不搞关系、分班不搞关系、招聘教师不搞关系、提拔干部不搞关系、后勤管理不搞关系,一举净化了县域社会关系、熟人社会的环境。同时,学校注重精细管理,各项工作都有精细的计划,学期初,各部门列出工作一览表,学年末统一进行目标考核,奖惩分明,让有为者有位,让奋斗者出彩。

第五,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的良性循环是保障。学校要发展,首先需要优良的外部环境,地方党委、政府重视是“阳光”,政府各部门支持是“气候”,百姓尊师重教是“土壤”。桃源一中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便是党委、政府重视人才、尊重教育,给予了学校充分的办学自主权,净化了校园文化环境。在学校内部,我们构建了科学严谨的育人体系和管理体系,为师资培训设平台,为学生发展铺赛道,为干部培养创舞台。内循环的发展,帮助我们赢得了外循环的助力。外循环的助力,使内循环发展更上一层楼,形成良性驱动。

教育是乡村振兴的支点,我相信,以县域高中的振兴来推动乡村义务教育发展,将成为新时代乡村教育振兴的新格局。